

周宗奇

风尘烈女



北方文艺出版社

风尘烈女

周宗奇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4年·哈尔滨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发生的一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激烈斗争为广阔背景，描写了反袁英雄戴松亭和京畿名妓小凤儿的一段爱情故事。刻画了一位不流世俗，渴望自由，侠胆照人的风尘女子的形象。书中还从多角度揭露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帝制派人物间互相倾轧的内幕及其丑恶面孔。故事缠绵、曲折、动人。

责任编辑：郭召庆

封面设计：姜 录

插 图：乔长义

风 尘 烈 女

fengchen lienu

周宗奇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 印张4 10/16 ·字数 89,0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4,800

统一书号：10360·4

定价：0.35元

1

中国历朝的皇帝，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祀天大典：冬至为祭期，天坛为祭所，冕服为祭服，跪拜为祭礼。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既然一门心思要尝尝当皇帝的滋味，自然觉得此礼万不可废，于是就在这年的冬至令节里，他头戴爵弁，身穿十二团大礼服，下面系着印有千水纹的紫缎裙，也活灵活现地表演了一番。

这一番化妆表演，大众看起来觉得十分滑稽可笑，但把袁大总统本人却累得够呛！你想，从天不亮折腾起来，到八时五十分礼成，前后五六个钟头里，又是香汤沐浴，又是梳妝打扮，又是乘装甲汽车，又是乘四角垂缨珞、双套马拉的朱金轿车，又是乘竹椅显轿，再加上沉重的古代衣冠和费劲的跪拜大礼，再加上天生就袁大总统又肥又胖，再加上他又着意要在文武百官和沿途士民面前大摆其架子，也就真够他受的了。所以，当天的午觉，袁大总统不免就多睡了一会儿。谁知道，这一多睡不打紧，却由此造出了一段千古丑闻。

原来，袁大总统每天都要午睡，醒后必得呷一口不烫不凉、温格乎乎的上好清茶。这天，小书童按时来送茶，却见袁大总统并未起来，仰天躺在那里，又打呼噜又吹气；打呼

噜时，嘴张得象个无底洞；吹气时，嘴又噉得象个鸡屁股。小书童忍俊不住，噗哧一下笑出声来，又吓得连忙用一只手去掩嘴，另一只手中的茶盘一斜溜，咣当一声响，可巧就把那只袁大总统最心爱的青玉杯掉在地上摔碎了。好在还没有惊醒袁大总统。小书童赶紧收拾起地上的玉杯残片，战战兢兢地退出来，回到茶房里吓得哭起来。老茶房是位好心人，问明情由，很为小书童的性命担忧。猛然间急中生智，他想出了个救急的妙法子，对着小书童的耳朵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交代了一遍。小书童这才破涕为笑，咕咚跪在地上，给老茶房磕了个响头。

过了半个钟头，小书童打听袁大总统已经起来，就换了个茶杯又去送茶。

“奴才！为何才来进茶？”袁大总统睡眼惺忪，怒气冲冲。

小书童跪下献上茶，说：“万岁爷，奴才已经来过，没敢惊动万岁爷的好梦。”

袁大总统哼了一声，正端起茶杯要喝，看出不是青玉杯，就啪嚓一声摔在地上，更加恼怒起来：“混账东西！青玉杯呢？”

小书童答道：“万岁爷，奴才方才不慎将它摔碎了，因为奴才看见……有一条龙。”

“什么？”袁大总统正要一脚踢出去，猛听到小书童出言蹊跷，大声问道：“混账奴才！你看见了什么？快说！”

小书童答道：“万岁爷，奴才上次端茶进来的时候，一眼看见床上躺着的不是万岁爷，是……是一条五爪大金龙，吓得奴才就把……”

袁世凯一听这话，心中惊喜异常，暗暗想道：“哟！天底下真有此等事。看来我这个真龙天子是一点不假了。”他这样想着，脸上依旧浮着严厉的神色，“你可看清楚啦？莫要胡说！”

小书童只怕袁大总统不相信，忙又磕了个头，说：“万岁爷，奴才不敢胡说。那五爪大金龙盘头露尾，红光闪闪，奴才看得清清楚楚。”

袁世凯连着追问了几遍，说：“谅你也不敢胡说：你去吧。”便赏给小书童一百元钱。

小书童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又凭空得了一百元钱，一道烟似地奔向茶房而去。

自从出了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把袁世凯真龙现身的鬼话编造得神乎其神。一班帝制派人物欣喜若狂，抓住这个机会大肆活动起来：杨度等六人，暗中从总统府领到白银二十万两，在石驸马大街办起“筹安会”来，专门制造“改变国体，恢复帝制”的舆论，替袁大总统早日改成袁大皇帝寻找法律根据。又有梁士诒等七人暗中策划，在全国各地组织“请愿团”，上书国民政府参议院，恳求袁大总统黄袍加身，早登大宝；什么“商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无奇不有。还有一个“登极大典筹备处”也公开成立起来，以二百万元粉刷太和殿，更名为承运殿，将来的登极大典就要在这里举行。殿内的圆柱一律改漆红色，当中八大柱加髹赤金，并饰以盘龙云彩，御座扶背各处一律雕龙，上披绣龙黄缎；御座前设雕龙御案，案前左右两侧各列

古鼎三座、古炉三座；御座后设九折雕龙嵌宝屏，宝屏左右两侧各设日月宝扇一对。以八十万元做两件龙袍，一件是登极时穿的，一件是祭天时穿的，均由北京城内名气最大的瑞蚨祥服装店承制。以三十万元做一顶皇帝戴的平天冠，四周垂旒，每旒悬珍珠一串，冠檐缀以大珍珠一粒。以七十万元做六颗御用金玉大印，其中那颗玉玺，四寸见方，镌以“诞膺天命，历祚无疆”八个字，造价在十二万元以上。以十万元将清朝皇帝的车马仪仗修理一新，暂先充用……更有甚者，居然由参政院出面，强迫各省推选“国民代表”，明令他们在推戴书上必须写有这样四十五个字：“谨以国民公意，推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袁世凯看到这些“应命贤臣”如此卖力，恢复帝制的事情进行得这么顺畅，自然十分高兴，恨不得明天就能登上皇帝的宝座。但是，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两起“炸弹案”。

先是，袁世凯为了让日本国能够首先承认他恢复帝制，计划派周自齐为专使，用七项卖国条款和一份厚礼去日本活动。不料事不机密，这个情报被当时别有用心的法国公使花四十万元收买了去，故意张扬开来，一时内外哗然。袁大总统恼羞成怒，断定总统府内必有内奸，下令来了个挖地三尺的大搜查。结果，出卖情报的人没有查出，却搜出十几个要命的铁炸弹来。这一下，总统府里人心惶惶，草木皆兵，你也掘，我也挖，厨房里也掘，厕所里也挖，奴仆的下房也掘，小姐太太的香房里也挖，搞了个天翻地覆，一塌糊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个早就投靠了袁大总统的保皇首领梁启超，这时却冷不丁来了个回马枪，在上海发表一篇怪文章，题目叫做《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洋洋洒洒一万多言，竟是高谈阔论，反对帝制，拆起袁大总统的台来。比起那十几个铁炸弹来，这岂不是更可怕的一颗炸弹吗！

自打发生了这两件事，袁大总统的心情很不好，当然脸色就更不好，苍白而冷酷，谁看见谁害怕。所以，当他这天晚上来到平时最宠爱的第六个小老婆的房里时，把这个人称洪姨的小美人也吓了一跳。

“万岁爷，臣妾有失远迎。”洪姨跪下行礼。

袁大总统共有大小老婆十六个，唯这个洪姨青春美质，妖艳异常，且有一张能粲吐莲花的巧嘴儿，常能从奸谋深沉的老袁口中掏出一些惊人的秘密。要在平时，袁大总统一听这娇滴滴的“万岁爷”三个字，早就会变得雪狮子向火——软了半边。但今天听了，他却皱一皱眉头，道：“我不是说过，大典未成，不必跪称万岁吗？起来吧。”

这个洪姨是打定主意日后要夺正宫之位的，所以察颜观色，千方百计地要讨欢心，这时就款款地劝慰道：“万岁爷，不要过分忧虑。那放炸弹的凶犯是会查明的。”说着挨在老袁的身边坐下，把一股浓浓的脂粉香灌进大总统的鼻孔里。

袁大总统吸吸鼻子，板着脸说：“你知道什么。我是怕那几个炸弹吗？哼！”

洪姨又试探道：“那万岁爷忧愁什么？莫不是梁启超的文章……”

“不是，不是。”袁大总统很不耐烦，忿忿地说，“梁启超他

算什么！当年他没跟着谭嗣同掉脑袋，算他溜得快。后来又来信拍我的马屁，说我‘功在社稷，名在天壤’。现在却又作此蛙鸣，反对帝制……这么个穷酸书鱼儿，我睬都不睬他。”

“那……万岁爷是……”洪姨有点失望。

袁大总统看了一眼爱妾，欲言又止，叹了一口气，说：“你不懂……”

洪姨小嘴儿一噘，细腰儿一扭，眼圈儿一红，竟撒娇卖痴地要哭起来。这副模样反倒逗得袁大总统高兴起来，一把把洪姨揽过去放在膝头，说：“你看你，我又不是要瞒着你……实在是事关重大……好了好了，我告诉你。你别哭。笑一笑。”

洪姨说：“既然臣妾不配听，还是请万岁爷讲给别人去吧。”说到这里，一双俏眼瞟着袁大总统，柔媚地一笑，露出两个圆圆的小酒窝。

袁大总统哈哈一笑道：“洪爱卿！我的满腹心事，抵不住你莞尔一笑。”说着捧过那粉嫩香腮就栽了一口。要不是此时门外有人大声禀报，堂堂大总统还不知要做出什么馋相呢。

袁世凯朝着进来的人正要发火，细一看，原来是侄儿袁乃宽。这才想起是自己命他来的，板起脸淡淡地道：“噢，乃宽呀。起来吧。”

这个袁乃宽，并不是袁世凯的亲侄儿，也不是堂侄儿，也不是表侄儿，只因他得天独厚，碰巧姓了一个袁字，便趋炎附势，联宗做小，甘心给人家当个干侄儿。他倒很是得意，每日里出入总统府，掇臀捧屁，殷勤趋奉，实实在在是

个鹰犬式的人物。最近一段时期，他就担负着干叔父交给的一项秘密使命，干得十分卖力。

干叔品着茶，问：“那边有什么动静？”

干侄儿屁股尖挂在椅子沿上，答：“在他的住宅经常有南方人和陌生面孔的人往来。照您的吩咐，没去惊动他们。”

干叔问：“他本人呢？”

干侄儿答：“他还是无心公务，每天与杨度杨理事长他们游山玩水，饮酒赋诗，已经在八大胡同吃过四回花酒了，前天晚上还……”

“还怎么样？”

“他们在云吉班吃花酒，让妓女小凤儿骂了他。听说有家报馆登了这件事。我让人去找报纸去了。”

干叔放下茶杯，往太师椅上一靠，闭起眼睛沉思起来。良久，他忽然睁开眼睛，佝身坐起，把干侄儿和洪姨都吓了一跳。但他很快又闭起眼睛，用肥白的手指捏弄着下巴颏儿，嘴角升起一股含义不清的微笑，说道：“乃宽，你听着。挑选得力密探，继续监视他和他的住宅，但千万不能让他觉察。另外，你让杨理事长明天来见我。去吧。”

袁乃宽走后，袁世凯心事重重地在地上踱来踱去。洪姨几次想问话也不敢开口。一直到上了床，经她施过一番美妙的魔法之后，袁大总统的兴致才又好起来。她问道：“万岁爷，他……是谁呢？”

袁大总统说：“你问他？好，伸过手来。”

他在她的手心里依次写了三个字：戴松亭。

洪姨大为惊讶：“是他？杨理事长不是说，他也很赞成帝

制吗？”

袁世凯嘿嘿冷笑起来：“他能骗过别人，能骗过我吗？你看他表面上折节下交，肯与杨度他们频频交往，大谈帝制，可实际上……乃吾心腹之患！此人不除，帝制难成，一日不除，寝食难安！”

“莫非他比孙中山、黄兴还可怕吗？”

“什么孙中山、黄兴！吾从来瞧他们不起。何况如今孙中山羁留日本，黄兴远在美国，又能怎么样！但这个戴乳儿，文武全才，智勇深沉，且在西南一隅大有实力，倘若他要挑头造起反来，帝制一事就全砸锅了。”

洪姨见袁大总统又犯了忧愁，忙劝慰说：“万岁爷，也不必太过虑了。我想他原不过是一省的都督，是万岁爷您将他调回北京，又当参议院参政、政治会议议员，又当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真是高官任坐，骏马任骑，一辈子的荣华富贵都有了。我看他还不至于恩将仇报。”

袁世凯苦笑了一下，说：“洪爱卿，你怎么聪明人说胡涂话。我调他入京，是夺他的军权；让他一身兼数职，全是些虚位，且也是要用虚名笼络他。可你看他进京两三年来，伪作呆钝，不露锋芒，给他加一官，他也未尝惊喜，给他添一职，他也未尝推辞，不吭不哈，不卑不亢。如此沉静，委实可怕！”

洪姨又说：“不过呢，万岁爷，我想他既在京中，便是笼中之鸟，插翅难飞，谅他也不能怎样。”

袁世凯点头说：“这倒也是。只是搜出炸弹，何人主使？梁启超敢于饶舌，何人壮胆？他们曾有师生之谊，我不能不

防这条泽中蛰龙！”

洪姨忽然一笑，说：“万岁爷，方才乃宽不是讲，他跟着杨理事长他们吃花酒吗？只要他真的进了风月场，管保会乐不思寝哩。”

袁世凯又嘿嘿的冷笑几声，说：“朝朝花酒，夜夜笙歌，戴松亭真要乐此不倦，我倒要烧高香，只怕是其中有诈……也好，我就来试他一试，倘若是真还在罢了，如其不然嘛……”

洪姨猛看见袁世凯脸色变得狰狞可怕，眉间陡地升起那团她很熟悉的杀气，吓得脊背发麻，不禁脱口说道：“那……要杀他吗？”

袁世凯盯着爱妾煞白的面孔，猛地在上面栽了一口，吓得洪姨呀的尖叫了一声。他却得意地嘿嘿一笑，说：“现在杀他？……不！我还要再提拔他。”

2

晨曦中，假山前，露草上，戴松亭手握一把三尺龙泉，正在舞达摩剑。多少年来，他闻鸡起舞，不论碰上多么吃紧的军情，也不论担着多么沉重的心事，只要提起这把心爱的宝剑，他都能马上做到意定神闲，专心不二：或击、或刺、或格、或洗、或挽花、或旋转，皆能如法而行，略无破绽，

八个套路，七十个动作法，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一双明亮平静的眼睛，与那宝光熠熠的剑锋瞬息不离，交相辉映……可是今天呢，唉！他这剑舞得是多么糟糕啊！先是开门式子的达摩捏诀就没法做好，本应该意收丹田，两眼平视，他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脑海里总是浮现着报纸上那一行刺目的标题：“戴松亭氏嫖妓出丑，侠妓小凤儿名不虚传”。一直到第四式的二龙戏珠，他才好不容易控制住了一点情绪，但还是失手让剑徽偏出抵空，简直跟单刀下砍的动作差不多了。于是一阵十分懊恼和惋惜的情绪又袭上心头，这又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一招一式：一会儿是鹞子翻身立脚不稳，一会儿又是金龙吐舌挽错了逆花，一会儿是九品莲台蹲下忘了站起，一会儿又是荆轲刺秦出剑太早，而最犯忌的则是目光老也随不上剑锋……老母亲恼怒的面孔，贤妻子含怨负屈的眼泪，怎么也从脸前头离不开。这样勉强舞到第六路，他实在是舞不下去了，终于长叹一声，跳出了圈子。他对剑苦笑了笑，百感交集地喃喃道：“老朋友，老朋友！你可知道戴松亭的难处吗？”

他回到书房，将宝剑挂回壁上，用冷水擦了脸，坐到书桌旁。伸手刚要熄灯，又一眼看见了那行大字标题，不由得拿起报纸，将那全篇文字又看了一遍，脸上阵阵发烧。这家报馆的访员也真够损的了，说有那么回事也就是了，何苦要用这么一个扎眼的标题呢？而且在细节上大肆渲染，捕风捉影，尖酸刻薄得让人难以忍受。他又气又恼地将报纸扔在一边，愣愣地发起呆来。那天晚上的经过情形又一幕幕地浮现了出来……

自从他认清了袁世凯的丑恶本质和狼子野心，就暗暗发誓要首先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帝制，打倒袁世凯。为了能打开袁世凯的软禁，早日脱身，离开北京回到云南军中，他经过反复的考虑，选择了一条以醇酒妇人之计对付袁世凯的道路。所以，近半年多来，他借着从前与杨度的朋友关系，有意向帝制派核心人物靠拢，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消闲会”，经常搅在一起吃喝玩乐，鼓吹帝制，招摇过市。那天晚上，杨度等人要在陕西巷云吉班吃花酒，他自然又跟着去“镶边”^①了。

当时摆齐了台面，众人入座，龟奴呈上局票，便由各人依着自己熟识的名妓，将芳名写在局票上。唯有戴松亭端坐不动，因为他从一向生活严谨，从未涉足花丛，哪里结识有什么名妓？就是这一段跟着别人吃花酒，每次也是由杨度替他叫局，叫谁算谁，席散人散，别说从没在哪位花姐身上存半点意思，连人家的芳名也不记，所以现在当然叫不起局来。

杨度看见了，笑着说：“松亭，怎么，还得我帮忙？”

他说：“写不写吧，没意思。”

杨度把嘴一撇，拿过局票，提笔在手，蹙额想了一会儿，忽然笑嘻嘻地连说：“有了，有了。”便在那局票上写出“小凤儿”三个字，交给龟奴，掷笔道：“松亭，保你满意。”

他问：“这是谁？”

杨度伸过嘴巴，挤眉弄眼地说：“你真不知道？也没听说

① 意即做陪客。

过？此位小凤儿，就是这云吉班的镇院花魁，都中有名的侠妓，不但生得妙不可言，而且很有点文才，喜缀歌词，七步成章，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就是有一样不好，性情孤傲怪癖，难以琢磨，别说连我们这些人一个瞧不上，去年大总统的爱侄袁乃宽三次慕名而来，均吃了闭门羹，扫兴极了。”

松亭说：“那就快算了吧。”

杨度说：“你却不同。你戴将军威名赫赫，年轻有为，英雄美人，正好唱一出松凤缘呢！”

说话间，各人所叫的堂差次第到齐，一个个脂馥粉香，花枝招展，淫声浪态，紧偎着老相识的身子坐下。

唯有小凤儿不见露面。

杨度看见那个龟奴走出来，一把扯住问道：“你去请凤姑娘，怎么现在还不见出来？”

这个龟奴想是新来不久，不会撒谎圆场，照直端出来说：“凤姑娘死活不来，妈妈正在劝呢。”

杨度问：“你没说是戴将军请她？”

龟奴答：“怎么没说。其实不说才好哩，一说反而骂开了。”

松亭本来无所谓，一听这话却大为惊奇，插嘴问道：“她怎么个骂法呢？”

龟奴答：“小人不敢讲。”

松亭说：“与你无干，但讲无妨。”

龟奴无奈，吭吭哧哧地说：“凤姑娘骂你戴将军……小人可是原话原说，不是英雄，是趋炎附势的小人，跑到这里赶趁，她恨不得把你们都轰出去。真是这个话，小人不敢有一

句胡说。”

这一下，来了个全体扫兴。一个个哭笑不得，喜怒不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尴尬极了。尤其是松亭，虽然心里对这位小凤儿暗暗称奇，但当众也觉十分难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眼看着不好下台。多亏此时老鸨母从里头赶出来，笑咪咪的，极力周旋道：“众位贵人，莫要介意。实在是小女喝酒喝多了，尽胡说白道，冲撞了贵人。得罪，得罪！请贵人们高抬贵手，高抬贵手！”她特意走到松亭跟前告罪道：“戴将军！一定不必在意。回头小女酒醒后，就要叫她当面赔罪，当面赔罪！”杨度乖觉，也就乘机举杯在手，在空中向大家绕了一圈，故意用轻松的口气说道：“诸位，都怪我不知风姑娘醉酒，伤了诸位和戴将军的雅兴。来来来，看我先饮罚酒三杯……怎么样，滴酒不剩。哈哈……”这才将一个不尴不尬、不死不活的局面维持下来，勉强到夜深席散。

随后发生的是什么呢？是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和痛苦：首先是报纸披露了这件事。对松亭来说，不啻是个晴天霹雳，震动得他五内俱裂，长夜难眠……“想我戴松亭，出身微贱，苦学成材。十七岁东渡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二十一岁学成归国，追求民主，献身共和。二十九岁被举为云南大都督，无功有苦，有苦无怨，光明磊落，壮志热血，世有公论。想不到现在屈身京畿，走投无路。不得已追腥逐臭，常与蝇狗为伍，出乖露丑，竟让妓女耻笑。如今舆论大哗，街谈巷议，满城风雨。苦心所在，谁人能知？日后倘若大功能成，还在好说；倘若事败身亡，谁肯替我明心迹、洗清白？只怕是到头来身与名俱裂，碧血付东流！……”

紧接着，是那些海内的志士仁人、亲朋厚友，不知松亭的苦衷，只管将那惋惜、责难、规劝的函电，雪片也似地盖将下来。尤其是滇军中那些肝胆相照、生死相随的部将，不忍心在密函中丝毫伤害他们最崇敬的“松帅”，只说：“三军健儿，日夜盼松帅南归！”“愿以头颅热血，共保松帅成就反袁救国之伟业！”“流言可畏，吾等不信。唯恳请松帅能早日反出京师，回滇举义！天赞人助，功在千古……”这比当面挨骂还难受。

还有那最伤人心的事，是发生在自己的家里。原来松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苦度人间岁月。戴母性格刚强，见识过人，深明大义，发誓要教子成材，为国为民，名扬后世。因而管训极严，从不姑息。松亭十六岁的时候，考入长沙由维新派人物开办的“时政学堂”。临走前，侍母至孝的少年松亭，看到只留下母亲孤单一人在家，不免依依不舍，再加上自己头一次别母远行，要只身跋涉六百多里坎坷陌路，亦不免有点裹足不前的模样。戴母二话不说，举手就是一巴掌，斥道：“男子汉建功立业，就在今日！没出息的东西！上路！”立逼着松亭当天出发了。十几年后的今天，眼见身为赫赫大将军的儿子，居然不思报国，竟在花月场中惹出丑闻，老母亲当时就气了个发昏章第十一，大骂儿子道：“戴门之耻，戴门之耻！堂堂大将军不如一个京中妓女。你给我马上撞死！撞死！”要不是躺在床上，说不定又是一巴掌上去了哩。还有一个结发之妻戴夫人，温顺贤良，嘴上虽无一字恶言，但夜夜饮泣，把泪水往肚子里流，眼见得不思饮食，香销玉损……